

第一次获奖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少有文学评奖的事,不像现在各种奖满天飞,所以得个奖是不容易的,也是很光彩的。

1953年12月,西南军区在重庆举办了文艺检阅大会,给我颁发了奖章和奖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获得文学创作奖。奖状的内文是:

劈开雀儿山(诗)康藏高原的誓言(诗)接岗以前(诗)运输线上(歌剧)参加西南军区一九五三年文艺检阅大会文学艺术评奖,由大会评奖委员会评定,并经西南军区批准,特授予该作者高平同志创作一等奖。此状 司令员 贺龙 政委 邓小平

长方形大印盖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关防”。

可惜这次检阅大会暨颁奖典礼我不能参加,因为我正被借调在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后来改名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创作大型文献纪录片《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刚由西藏工地回到北京。后来才知道,当时大会还有文学作品展览,展览了我的照片和发表的部分作品,我的事迹材料是由杨星火整理的。

和我一起获得一等奖的作者还有寒风、李南力、白桦、柯岗、胡征、林子、公刘、陆柱国、冯牧、陈斐琴以及工农干部、战士作者樊斌、李安家和李宝善。获得二、三等奖的也有很多。当时的西南军区文学创作力量之雄厚可见一斑。

对于我,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很高的荣誉,我一直珍视这个荣誉,因而这张奖状被我完好地保存到至今。不过,保存它也不容易,除了辗转行军、挪动驻地、转业调动、栉风沐雨之外,最具被毁危险的还是在那特殊的年月。

这次获奖给予我的精神鼓励是非常巨大的,它也影响了我以后的创作道路。它使我不时回忆起那几篇得奖作品所起的作用,坚定着我的社会责任感,使我始终同“无病呻吟”和“不知所云”保持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第一次出书

我忽然收到一封完全意想不到的人的来信,内容大致是:我们注意到你近年来发表了一些诗作,想给你出版一本诗集,请你把书稿寄来。署名是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编审出版社马寒冰,名字下面还郑重其事地盖着印章。

这是1954年5月间的事,当时我正住在川藏公路筑路工区波密地段18军53师159团体验生活,是军邮员把信送来的。

那时,我还没想过出书的事。得到这个令人喜出望外的消息,我立即清点了一下已经发表的诗,一共才十几首,印成一本书显然太薄了。但机会难得,感情难却。于是在漏雨的帐篷里,伏在树枝搭成的床上,突击了好几首新作,共有了21首,书名《珠穆朗玛》,寄给了编审出版社的马寒冰处长。11月,当我回到成都时,收到了他的电报:“你的诗集即付印。”第二年(1955年)3月,由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的《珠穆朗玛——进军西藏诗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竖排83页,定价2角8分,印数10100册。

它,就是我的第一本诗集。我,不能不感激马寒冰。一直到1957年他去世前夕,我和其他同



我的三个“第一次”

□高平

志才在他北京的家中见了他一面。那是个夏日的晚上,天气很闷热,我们只好坐在院子里说话。留给我的印象是他似乎很消瘦,情绪有些烦躁不安。

马寒冰原名马国良,福建海澄人,生于1916年。他1932年就读上海沪江大学,1935年在厦门鼓浪屿组织天竹文艺社,任《华侨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36年到缅甸,先后任《仰光日报》副刊编辑、《兴商日报》总编辑兼缅甸通讯社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怀抱爱国热情,救国之志,历经艰难曲折,从缅甸经香港到广州,长途跋涉至陕北。在“抢救运动”中被怀疑为敌人的“派遣间谍”,遭受了冤屈。他担任过《晋察冀日报》编辑部副部长,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宣传部副部长,随王震将军解放西宁,进入新疆,任新疆军区宣传部部长,后来调任总政工作。

“马寒冰”这个名字现今有些人也许会感到陌生,1989年8月由王震题写书名、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寒冰文集》恐怕读过的人也不多。但是他作词的歌曲有不少一直流传至今,为人所熟悉,比如《新疆好》《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等。

他是著名的编辑、记者、作家,也是部队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他无私无畏的精神,他发现人才、爱护人才的热诚,令人难忘。譬如西宁解放时,音乐家王洛宾时为马军82师政工处上校处长。是马寒冰把他引见给王震,王震与政委徐立清才委任王洛宾为一兵团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并且从警卫排调出一匹枣红马让王洛宾骑。王洛宾活了83岁,而马寒冰仅活了41岁;一个儿女情长,一个英雄气短。

第一次出席作代会

1956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当时出席者包括西南各省区的协会代表。我作为西藏唯一的代表前去参会。我从拉萨搭乘军用卡车出发,沿着我曾参与修筑了四年的川藏公路东行,两千公里路整整走了12个昼夜,然后再从成都换乘火车到达重庆。放下背包赶到会场时,开幕式已经进行了一半,女作家曾克正在作报告。

由于我是进藏部队的青年诗人,来自最遥远、最艰苦的世界屋脊,所以在会议期间倍受青睐,使我诚惶诚恐。

《重庆日报》的编辑特意来到会场上,在我的身边坐下,悄声向我约稿,并且立即掏出现金,预付了一笔稿费。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真有些不好意思。我写了一首《给重庆》,他们很快就发表了。

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要我去朗诵诗,去电

台录音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情况不熟悉,心里便没有底。我的新朋友,诗人高缨那时是重庆团市委的干部,也是会议代表,他主动为我参谋,给我壮胆,一路陪我走到电台,顺利地录制了我朗诵的《珠穆朗玛》,节目也很快播出了。

5月19日是大会胜利闭幕的日子,当晚,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和青年团重庆市委员会在青年宫联合举办了文学晚会。据徐行在《重庆日报》的报道《欢乐的会见——记19日市青少年和作家的联欢晚会》记载,参加晚会的有1500名青少年和30多名作家,我也是被邀请出席的作家之一。在会上讲话的有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青年代表鄢国培、少儿代表李仁凤,作家代表讲话或朗诵的有李劫人、蹇先艾、沙汀、刘盛亚、章晶修和我。报道在写到我时是这样说的:“来自拉萨的部队诗人高平为大家朗诵了他自己的诗《阿妈,你不要远送!》。火热的诗句把青少年们的心紧紧抓住了。”会后还举行了文艺演出和舞会。报道中还写了沙汀、李南力、高缨、段可情和我与大家会后的交谈,说“从康藏高原来的高平同志在娓娓不倦地向一群诗爱好者谈诗的创作问题,他鼓励大家不要害怕失败,要满怀信心努力不懈地练习写作”。

整个活动一直到夜间11点钟才结束。我正准备回去休息,沙汀把我叫住,让我和他们一起去饭馆吃夜宵。我和沙汀是第二次见面了,1950年在解放不久的成都近距离地听他讲过他的创作经历,并向他提过方言文学的前景问题。见他对我特别热情,我就不好推辞了。在饭馆的八仙桌上,他、李劫人、蹇先艾和刘盛亚四位老作家各坐一面,沙汀给我另外加了个板凳,靠在他的身旁。他们的夜宵很特别,要了大碗的黄酒和好多的卤猪蹄(他们叫“猪蹄”),大口地喝着吃着。看来他们是兴奋了,在庆贺老友的重逢、会议的成功。我虽然插不上什么话,但享受着老一辈作家对我这个小青年的垂青和关爱,心中十分温暖和感动。

如今,这些可敬可爱的老作家都已经作古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天真善良、他们对青年人的热诚,却始终像昨天一样清晰显现着。遵循他们无言的榜样,我对文学青年从来不敢怠慢,更不会摆什么架子。

这次大会的合影,我一直保存得完好。有一年,四川作协的老朋友洪钟和萧崇素因公来到兰州,在我家谈起往事,说到这次会议的情景,我拿出合影一同观赏。因为他们俩也是会议的代表,画面上当然也有他俩,他们如获至宝,要拿回成都去翻拍,我就答应了。从此再未完璧归赵。我曾经委托曾小嘉去查找索取,也无有下落。唉,人老了,忘性大,行动不便,联系不易,奈何不得呀!

遇见雷加

我遇见大作家雷加纯属偶然。2008年5月,父亲因得胰腺癌需要化疗住进了同仁医院,那些日子,来看望父亲的亲戚、朋友、同事络绎不绝。

一天,我守着父亲正吃晚饭,突然看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影,头几乎是蹭着门框的上沿儿进来的。他穿着蓝格子病号服,一双手用力扶着凳子似的的东西,一小碎步、一小碎步地走向父亲床前,旁边还跟着一个换扶的小姑娘。我从未见过此人,倒是父亲见了,惊讶地“哎哟哟”连叫几声,就把已是虚弱得不行的身体从床上抽起。那人急忙拦住,嘴里说道:“您别动,我就是串个门随便来看看。”我这才看清,那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方颌大脸,鼻挺嘴阔,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虽然脸上布满老人斑,但说出口话来如洪钟大吕,声音响亮,底气十足,让人不能不按照他的吩咐去做。

“雷老,没想到您还亲自来看我。”父亲打过招呼后,转身向我介绍,“这就是我给你讲过的雷加,雷老,原来我们一起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

雷加!我听到这个名字一下子就呆住了。就在下午,父亲还问我认不认识雷加,我说当然认识,他是我非常崇拜的作家,在一些很有分量的文学刊物上经常能看到他的大名。父亲神秘地告诉我,说雷加也住进了这家医院,就在隔壁病房。我当时听完,既激动又深感意外,还想着什么时候去他的病房转转,哪怕只是在门口看一眼,没想到这位名满天下的大作家,如今竟然就站在面前。

“这也是第一次串门,我是看到住院名单上有‘戴其铐’三个字,觉得眼熟就过来看看。”雷老说完就缓缓坐在父亲床边的椅子上。

“我爷爷平时很注意保养,身体一直很好,这次发现他膀胱里长了个东西,才来医院住的,准备明天去做检查。”陪同他的女孩说。看样子,她应该是雷加的小孙女。

聊了一会儿,我发现雷加尽管看着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但可能是进入垂暮之年,以前的事已记不大清楚。因此这次来访,基本都是雷加不停在问,我父亲不断在解释:他们过去一起在哪里工作,当时很有名气的作家都有谁。只是解释了半天,收效不大,父亲说话时,雷加的眼神始终是游离的,愣愣地看着前方,明显那些往事他已记不起。

几天后父亲出院,我陪他回访雷老,父亲给他带来一个好消息,说自己已从护士那里打听到,雷加身上长的肿瘤是良性的,让他放心。那时,雷加一面睁着一双有些疲惫的眼睛,慢慢打量我们;一面告诉父亲他已知此事,第二天也准备出院。父亲生怕打扰他休息,没坐一会儿就离开了病房。

那一次,是两人事隔多年后的再一次相见,也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要让作家觉得作协是个家”

时间回溯到四十多年前,那是1962年9月,父亲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毕业,被调至市文联创研部;而雷加那时已是成绩斐然、写出过长篇小说《潜力》三部曲的老作家,他也刚离开轻工业部,成为北京文联一名专职作家。从那时起,两人就有了交集,只不过父亲还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毛头小伙,而雷加已近五十,是文学和社会经验都很丰富的中年人了,故而父亲一直以“雷老”尊称他。1963年2月,北京作家协会筹委会成立,雷加担任作协副主席,父亲也成了筹委会一名干事,因此每次开会,父亲都能亲耳听到雷加那如洪钟大吕般的声音。

北京作协筹委会的成立,极大激发出作家和喜爱文学的在职干部、编辑的热情。那一段时间,身为筹委会副主席兼作协组组长的雷加,尤其为作协的建设操碎了心。比如,面对《北京文艺》杂志当时刊发本地作家作品较少的情况,他直截了当地出意见:“《北京文艺》与作协的关系应更密切,份数应增加,然后才能加强团结作家。”在筹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次理事会上,雷加又再次强调:“《北京文艺》要加强紧密联系,配合得好。杂志和作家不只有工作行政关系,而且有感性关系。”

3月14日,在筹委会办公室单独召开的会上,雷加更是针对作协即将开展的工作,向江风提出几条具体建议:

一是对业余、专业水平作者,要搞几个名单、参观访问的具体计划。二是7月份的会,具体活动地点,应办得像样……三是事务工作要管起来,如学习文件、票的问题等,要明确。要让作家觉得作协是个家……四是现在是小搞,还应当有个远景规划……

雷加说的7月份的会,是指作协为培养业余作者而召开的北京职工业余文学作者学习座谈会。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雷加身为作协副主席,时时在考虑作协的长远发展,真心为北京文学事业的繁荣贡献出自己一份力。也就是在那次理事会上,雷加还针对作协如何更好地组织作家活动,提出“可以两种方式,具体的时间先要定下来。较多的,一般参观访问。较少的,写报告文学”。他还说这些

辛勤耕耘的掌门人：雷加

□代明



雷加

事可以“和全国作协合起来做”,更特意提到韦君宜的名字。韦君宜不仅是当时的一位知名女作家,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经她之手推出过许多得过全国大奖的优秀作品。雷加提到她,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想让作协跟出版社强强联手,以便给北京作家们谋一个更好的未来。

正因为雷加不光有组织才能,还时刻想着为他人谋福利,到了1980年,北京作家协会正式成立时,他再次被大家一致推举为北京作协副主席。



《潜力》三部曲

紧紧抓住时代脉搏

雷加虽然在文坛上一一直被委以重任,要操心的事很多,但并不妨碍他在文学上结出丰硕果实。在漫长的七十多年创作生涯中,他写出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传记、特写等上千万字的作品,可以说是我国当代最多产的作家之一。追溯这一切的缘故,非常勤奋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雷加十分热爱生活、关注社会,始终牢牢扎根在人民群众中间,因而,他才能紧紧抓住时代脉搏,用手里这支笔,写出一篇又一篇能够反映时代的优秀作品。

抗战时,雷加就写过不少抗日题材的作品,其中以他写的报告文学《国际友人白求恩》影响最大。新中国成立,雷加更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引用雷加原话,他从1956年开始,“在三门峡待了两三年,后在轻工业部工作了两年”,直到1962年才调到北京市文联。回忆那段经历时,他是这样说的,“在三门峡挂了个名,有好处,既避免开会”,也可以“了解工人思想情况,积累材料。到轻工业部就完全担任工作,当时想一年可以下去四个月,晚上可以写写,后来不行,八小时工作完后回来就想休息了。只是从三门峡到轻工业部三个假期间,写了五六万字”。可正是这些文字,成就了他后来出版的两本散文特写集《工地早晨》《三门峡截流记》。1960年,他又跟随中国科考队到全国各地考察,把他自己看到的写成一系列优美散文,结集成书后取名《山水诗话》(后改为《从冰斗到大川》)。

深入生活是他的根,也是他从中不断获取文学素材的源泉。过去是这样,成为作协筹委会副主席后,这一目标非但没变,他的灵感和热情反而层出不穷,愈加一发不可收拾。

他想过,就自己生活过的三门峡写一个中篇。他还想利用延安土地革命的材料,写一个中篇小说,“准备五月下去,十月回来写”。另外,面对当时天津港轰轰烈烈的建设,他又“想在开南北运河时附近安个点,先去天津港写写,另外在北京工厂或学校安个点经常联系。个人跑收获小,最好跟着人家组织跑,如勘察队等”。跟随中国科考队取得的满满收获,让雷加找到了生活和创作两不误的方法,他要重新出发,紧跟那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因此那几年,经常可以看到雷加拿着一支笔、一个本在基层到处跑,有时是在大雪纷飞的北国,有时是在烈日炎炎的南疆,深入挖掘,从不懈怠。可惜的是,接踵而来的“文革”十年,使得雷加生活受挫,文笔沉寂,等到创作再一次如火山爆发,已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了。

雷加是在“文革”初期就离开作协,去“牛棚”劳动改造的;我父亲则是于1969年被下放至房山霞云岭公社,就此,两个人的生活再无交集。直到四十年后,父亲和雷加在同一家医院不期而遇,漫长的岁月加之身体的衰老,雷加已记不清过去的日子,这并不令人意外。想不到的是,我父亲出院不久,就于2009年3月2日去世;而受人尊敬的大作家雷加,雷老,也在八天后的3月10日不幸病故,永远长眠于他出生的鸭绿江畔。



在文学的春天里，我们“回家”！

(上接第1版)课堂授课、座谈交流与现场教学相结合,是此次活动的又一特色。“回革命老区”组织作家们赴莱芜参观了中共山东省工委旧址党性教育基地和709文化产业园,重温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在“走进文学史”活动中,作家们参观了山东文学馆,对山东文学的历史和发展成就有了更深了解。此外,大家还走进山东省作协机关、单位,参观了《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编辑部,与文学工作者和编辑座谈交流。

“四川作家,欢迎回家”作家活动周同样亮点纷呈。在阿来书房,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为作家们主讲“春天一堂课”,分享自己的文学创作经验,鼓励大家要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和感受,“自身那些没有得到充分开垦的生活矿产,才是更值得去挖掘的”。在“致敬大师”和“名编面对面”活动中,作家们来到位于成都东郊的李劫人故居“菱窠”,向李劫人雕像献花,重温一代文学大师的精神,并与龚学敏、童剑、杨青、卓慧、熊旻等刊物负责人座谈交流。“名家零距离”活动邀请谭楷、伍立杨、李怡、蒋蓝、张勇、潘朴等与基层作家面对面交流,分享经验,答疑解惑。“文学一家人”座谈会上,阿来、侯志明及四川省作协机关、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与作家们齐聚一堂,共话如何更好地书写四川文学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一系列内容充实、形式多样的活动,充分彰显了作协的桥梁纽带作用,激发了奋发向上的文学动能,营造了团结奋进的文学氛围。

网友说:“梦想一下自己明年也能有这样的机会”

回家、感动、温暖、难忘……成为此次“回家”的作家们共同的心声。而活动的辐射效应和社会影响力,也正随着媒体的广泛宣传报道而不断凸显。

参加中国作协首期“作家活动周”的快递小哥、“90后”诗人王二冬表示,今后将继续为奔跑在路上的快递员和每个逐梦奋斗的普通人书写。布依族作家吴英文说,这次文学“回家”之旅将成为人生的珍贵记忆,激励我们在文学前辈的光辉照耀下不断奋进。此外,许多作家协会会员在各类社交媒体表达了对活动的热情祝贺和热切期盼,申请入会的咨询电话比往年同期明显增多。

参加“剧作家活动日”的剧作家们表示,文学与编剧创作要兼收并蓄、互相学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互相滋养中开拓新境界。在刘和平看来,“剧作家活动日”向全社会告知了编剧也是作家,剧本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门类,这令人深受感动、倍感欣慰。王勇表示,今后将持续增进文学与艺术的交流互动,推出更多优秀作品,让中国文学艺术星河

更加璀璨。

受邀参加山东省作协“请作家回家”活动,自由撰稿人莫问天心感触颇深,称活动“为我的创作道路充上了电、续上了航,让我心里充满了力量,对于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更有信心,创作方向更加明确”。青年作家燕燕说:“感谢这场高能级的文学之旅,拓展了我的阅读和写作的边界,提升了我对各种文体的感知力。”自由撰稿人王铭铎表示,通过学习,自己对小说创作中“风景”与人物心理的互照有了新的体会。农民作家张显明说,今后将充分发挥基层优势,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的文学创作中去。

曾担任过战地记者的91岁高龄老作家孙贻荪饱含深情地说:“四川省作协的大家庭和《星星》诗刊的小家让我感到非常温暖。写作和读书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作为一名从战场上回来的老兵,我还要继续当好一名文学战士,坚持不懈地创作。”来自德阳的农民作家杨俊富感慨道,通过此次文学之旅,终于找到了四川省作协这个家,见到了这么多年一直关心和照顾自己的“家人们”,受益良多。作家温馨是来自攀钢的一名矿场焊工,她说,四川省作协这个“家”是我们向往的地方和永远的牵挂,更是我们奋发求知的原动力。作家曲央措措表示,今后自己的文学梦会更加坚定,在写作的道路上不再畏惧孤独,也不会轻言放弃。

“作家活动周”相关活动宣传报道综合利用抖音短视频和中国作协所属单位新媒体矩阵,形成“文学+互联网”传播态势,传播效果倍增。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相关话题在抖音平台全网传播曝光量达2.06亿,有关话题网络总曝光量超过2.27亿。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连续报道系列活动,全国100余家媒体和网络平台及时跟进报道,活动宣传效果辐射到村镇基层。

许多未能参加活动的会员和文学爱好者也在相关新闻报道页面留言寄语,作协组织与广大作家、文学爱好者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有网友留言说:“从‘家’出发,勇立潮头,歌颂祖国,服务人民。”还有网友写道:“希望中国作协这样的活动能坚持下去,梦想一下自己明年也能有这样的机会。”

当前,以“做人的学生”为主题的活动周正在筹备中。中国作协将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常态化做好“作家回家”系列活动,让中国作协成为广大作家信赖和眷恋的“作家之家”。下一步,山东省作协也将拓宽思路,继续组织好相关活动,把更多作家请到“家”里来,努力建强文学新鲁军、打造文学新高地。四川省作协今后还将定期邀请基层会员作家、青年作家、知名作家等“回家”,为大家搭建共叙友情、共话创作、共商发展的平台。